



现 在 的 哲 学

[美] 乔治·赫伯特·米德

上海人民出版社

010



现在的哲学

[美] 乔治·赫伯特·米德 著

李 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在的哲学/(美)米德(Mead, G. H.)著;李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袖珍经典)

书名原文: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

ISBN 7-208-04266-7

I. 现... II. ①米...②李... III. 哲学理论-
美国-现代 IV.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9561号

特约编辑 马健荣

封面装帧 朱舒君



世纪文景

·袖珍经典 010·

现在的哲学

[美]乔治·赫伯特·米德 著

李 猛 译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毫米 1/32

印 张 5

插 页 2

字 数 65,000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

ISBN 7-208-04266-7/B·334

定 价 12.00元

目 录

第一章	现实位于现在之中.....	1
第二章	新生性和同一性	57
第三章	现在的社会性	81
第四章	自我的意涵	114
译后记	153

第一章 现实位于现在之中

本章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命题，即现实是存在于某个现在之中的。当然，“现在”意味着还有一个过去和一个未来，而我们一般认为过去和未来不处于存在状态(existence)。怀特海提出，在时间的伸展中，随着各种直接现在(specious presents)*的不断变化，任意一个现在都可以理解为包含了整个时间现实(temporal reality)。怀特海的这一提法似乎只给我们留下了时间的流逝过程(passage)**，却抹杀

* 所谓“直接现在”，是指呈现在直接意识面前的时间段，一般往往认为“直接现在”是一个没有绵延的瞬间。但米德的“现在哲学”却与此相反。实际上，米德认为一瞬并非真正的现在，现在是具有时间跨度的，其范围取决于在现在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参见下文第四章，特别是对“功能性现在”的讨论。——译者注

** passage 是米德讨论“现在”问题的核心概念，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将之译为“流逝过程”或“流逝”，有时也译为“流程”（但“过程”一词一般是指“process”）。但在米德分

了时间的过去和未来。因为，在怀特海的学说中，无论我们把直接现在看作是什么，它也绝对不算是个现在。因为在怀特海看来，既然现在已经从过去流逝而来，那么过去就并不会完全停止存在；而将要存在的，则已经处于那个具有包容性的现在之中。这一观点是否忽略了时间的流逝这一特征，尚难以确定。但无论如何，在这一提法中，现在乃至存在的本质性质都消失不见了。因为现在的标志就在于现在总是正在生成(is becoming)，而同时它又正在消失。飞驰而过的流星的闪光，在我们的直接现在中，最多不过一瞬。要将这一瞬延伸为整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一瞬”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断），从而赋予这一瞬在存在状态上和我们在经验中对闪光的印象一样的稳定性，这种做法抹杀了它作为一个事件的性质。这样的存在，其基本

析相对性的问题时（特别是第3章和第4章），这个词兼有“流逝”和“过渡”之义，我们往往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分别采用这两种译法。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的“流逝”一词在用来描述时间时，往往和“逝水”（作为“流”的时间）的意象联系在一起，但英文原词——至少就米德的用法而言，没有这个潜在的意涵，这是分析米德的时间理论不容忽视的一点。——译者注

面貌并不是一个永恒的现在，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现在，同样它也不是存在(existence)。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巴门尼德式的现实*。任何存在总是涉及不存在(non - existence)；而存在又确实是生成出来的，而不是从来如此。世界是由各种事件构成的世界。

既然事件是存在物的实质要素，而事件的含义即时间的流逝，那么在持久性(permanence)和事件之间建立一种对立，或者扬此抑彼，抑或将持久性降格为一种持久存在的无时间世界，都将是毫无成效的。我们所感兴趣的持久性是位于存在中的持久性，而且也正是基于这种持久性，变化才得以发生。也就是说，存在一种体现在不可唤回性(irrevocability)中的过去，尽管在经验中出现的过去总是随着那些正在流逝的世代(the passing generations)而变化。我们置身其中的过去既是不

* 巴门尼德认为，“存在者存在。在这条途径上有许多标志表明，存在者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能消灭，因为它是完全的、不动的、无止境的。它既非过去存在，亦非将来存在，因为它整个在现在，是个连续的一。”《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2页，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译者注

可唤回的,又是可以唤回的。至少,出于经验的目的,诉诸一个所谓“真实的”过去,认为我们可以不断从这个“真实的”过去中有所发现,这是徒劳的。因为,过去必定依据某个现在作为背景,从这个现在中又会出现新生的东西 (the emergent),而我们必须从新生的东西的立足点来看待过去,这样,原来的过去就会成为一个不同的过去。当新生的东西出现时,我们总是发现它来源于过去,但在它出现之前,根据我们对“新生”的定义,它又并不来源于过去。坚持认为我们能够找到某些普遍性或永久性的特征,借助它们可以不考虑任何新生的东西来识别各种过去的事件,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些特征要么是无法表述的,要么就是空洞无物的,从而在识别过程中毫无用处。在古代和现代数学思想中出现的“无限”的观念,其意涵就说明了这种做法的无能。

有一种现实观念认为,可以将整个真实的现实放在一个事件世界中,而这个事件世界又处于一个闵可夫斯基*意义上的空时 (space - time) 之

* 闵可夫斯基(H. Minkowski, 1864—1909), 俄籍数学家, 他

中，而这种空时超出了我们的各种参照框架的范围；同时这种观念还将各种事件特征纳入一个由各种持存的实体所构成的世界之中。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这样一种现实观念究竟在逻辑上可以设想到什么程度。我所感兴趣的是像不可唤回性这样一个概念在经验中的重要意义。

我不想浪掷时间、费尽口舌，向大家展现一部宇宙观念的历史，这部历史可以从原始时代的神话开始，直到爱丁顿*或金斯**所提出的有关“我们周围宇宙”的新的说明，在这期间，各种有关宇宙的观念层出不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研究过去的临界精度逐渐增加，这些有关过去的观念彼此之间相互替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而解释我们的周围世界，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当然，在我

用所谓的四维空间的方式以几何的方式表现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从而对相对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著有《空间和时间》(1909)一书。——译者注

- * 爱丁顿(A. Eddington, 1882—1944), 英国物理学家, 是研究相对论、宇宙理论和恒星内部结构的先驱。——译者注
- ** 金斯(J. Jeans, 1877—1946), 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 最早提出物质不断创生理论。——译者注

们的研究方法中蕴含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任何科学领域的历史学家总是能够重构已经发生的事情，并把这种重构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确证属实的解释。不过，我们常常兴致盎然地期待，能在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中对已经过去的世界进行这种重构工作，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即将到来的世界不重写我们现在回顾的那个过去，它就和现在这个世界没什么两样了。

但过去从未丧失其不可唤回性。已经发生的就不能挽回了，而且不论已经发生的是是什么，它已经成为过去这一点似乎使其不再受到在我们的行为和自然界中所发生的新生事件的影响。发生变化的是它的性质，即“它曾经是什么”（what it was），而且无论它将要成为什么，不可唤回性这种看起来空洞的名目都和它密切相连。过去是不可唤回的，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就与“它曾经是什么”这个问题密不可分，而“它曾经是什么”本身并非不可唤回。伴随每个事件的逝去，存在一种终结性（finality）。每当我们对事件进行解释说明时，这一终结性就被添加到说明上。但这一终结性的整个

涵义，在经验上，恰恰属于作出这一说明的那个世界。

对于某个现在来说，存在上述这种显而易见的终结性。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导致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假设，认为决定我们的过去是存在的，它就在那儿（there）。其实，“过去在那儿存在着”，无论是指过去的确定性，还是其概然性，它都意味着我们问题的背景是在那儿存在着的。我将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即认识、以及作为认知过程一部分的思想，是重构性的，因为重构对于宇宙中任何有理智的存在物的行为来说都具有本质意义^[1]。而这个假设还仅仅是一个更为一般性的命题的一部分。这个命题认为：在宇宙中正在进行各种变化，而其中的一些变化是正在进行的生命过程（a ongoing living process）的一部分，这个生命过程的特点就是它倾向于维持自身的存在。正是作为这些变化的结果，这个宇宙成为一个不同的宇宙。理智仅仅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对于理智来说，特殊之处在于，它作为变化，涉及了相互重组的过程，涉及了有机体内的调整和对环境的重构；因

[7]

为，有机体内的最初级的变化也会导致刺激感受性和反应的差异，并引发环境中的相应变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所谓的有意识的理智。因为，意识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在环境中所产生的差异，而另一方面又可以理解为有机体内所产生的差异，前者肇始于环境与处在有机调适过程中的有机体之间发生的关系，而后者则是环境中所出现的变化所导致的对有机体的影响。我们把前者称为意义 (meaning)，而将后者称为思维过程 (ideation)。要想维系构成有意识的理智的生命过程的存在，有机体在环境中的反映 (reflection) 和环境在有机体中的反映都是必不可少的方面。

我将在以后的一次讲演*中考虑意识的意涵这个问题。在目前，我的兴趣只是对一种活动进行定位，这种活动包含了认知过程，并以思想为表现形式。对于个体和社会有机体来说，世界的存在，对应的是意识概念的广义用法。而我特别提出，要区分这种情况和与“有意向的意识” (consciousness of) 这个概念相对应的情况。在我看来，正是这种

* 参见第4章。——译者注

“有意向的意识”指定了认知过程的意涵。二者之间的区别和我所说的问题及其背景之间的区别相吻合。调适所发生的背景对于调适过程来说是根本性的，而这种背景恰好属于“意识域”（field of consciousness）这个概念一般所指的范围，特别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一背景的意涵正是在意识域中才更加明确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觉察域”（field of awareness）有时也被用来指同样的意思，但这个词比起“意识”概念来说，更常带有“觉察到什么”的意思。换句话说，在知识中，总是包含有关世界的前提假设。这个假设认定这个世界就存在在那里，并为认知的推理过程和思维过程提供基础。当然，这里是将认知过程或“有意向的意识”局限在归纳的范围内了。

好了，我们看到，外部世界处于一种和有机体的关系之中。有机体的调适，这种调适在这个世界中导致的变化，乃至这种调适促使这个世界本身所产生的变化都是在这个外部世界所设定的条件下发生的，而这个世界的过去也同样在这些条件下发生了变化。我们在触及每一个具有历史性质

的问题时，都采用某种可能经过精确指定的材料，这种在技术意义上十分确定的文献材料、口述证词或历史遗迹，都包含了一个既定的过去，它一直上溯到我们不加置疑的那些昨天和今天的记忆。当我们面对那些历史问题时，我们就使用这样的材料以假定的方式作答，并运用它们来检验我们精心考虑的各种假设。当然，人们都明白，这套做法的任何一部分及其赖以作为根基的过去都可能会受到怀疑，但即使是最英勇的怀疑者在他发言的时候也不能摆脱对词语和观念的记忆，而正是这种记忆帮助怀疑者提出了他的学说。

在探讨有关过去的问题时，就涉及了某种这样的既定过去（given past），而这种既定过去一直延伸到直接现在。确实，要对两个文献材料的意义达成最终的一致可能要靠某个现在的经验，但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预先已经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比较。这种比较一直持续发挥作用，直到有人指出其中存在一个错误，并因此开始对它进行置疑为止。但这种置疑也是以他本人和他人的过去为基础的。这里，我们可以借用——我想是——戈斯的

父亲*的一个巧妙提法来考虑这个问题。戈斯的父亲提到，上帝在创造世界时用的是化石以及其他一些有关遥远的过去的证据，又将这种观念在半个小时之前才刚刚传达给人类，用这种方法来考验人的信仰。假设世界，以及它的那个现在结构，包括所谓我们心智的内容，都是在三十分钟之前才存在的；同时假定我们拥有某些隐秘的证据，类似戈斯先生的那种原教旨主义的提法，可以用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但我们依旧只能在某种过去中来考察这一假设，这一过去不论它变得多么模糊，它确实已经在那里了。而且这一过去无限延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因为其中的任何一刻，一旦被提出，它自身就仍然存在一个过去，直至无穷。

有一种说法认为，所有的事件都有某个真实的过去，而且这是一个独立于任何现在的过去，对这一过去的内容，我们正在进行缓慢而又始终不

* 疑为英国传记作家和诗人戈斯爵士（E. Gosse, 1849 - 1928），他的自传作品《父与子》提到了进化观念对其父的福音思想的冲击。——译者注

够充分的解读。这里的问题是,这种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这里得回到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所遇到的校正工作(corrections),在这些工作中,我们会抛弃一些说法,因为我们发现了比原有说法更可靠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更程度的概然性和新添加的证据都暗含了这样一个意思,即在那里存在或曾经存在过某种现实,而我们正在使之重见天日。因此,这里我们明显地涉及了未受置疑的过去,而借助来自这个过去的证据,我们研究并解决了所出现的问题。可以想像,任何为人所接受的对过去的说明,即使现在没有受到置疑,将来总有可能面对人们的置疑。而我上面所提到的这个事实似乎意味着存在某些不可能受到置疑的过去,而这一过去将是解决所有可以理解的问题的背景。让我们暂时承认这一点,然后进一步询问是否这个独立于任何现在的过去确实进入了我们的研究的范围之内。我的意思是,这一点是否作为一个预设在我们的思想过程发挥任何作用?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一预设,我们在历史研究中采用的各种材料和操作方式是否会受到影响?当然不会,只

要我们只关心那些社会史或科学史领域的历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这些材料和操作方式就不会受到影响。在社会史和科学史的研究中，我们总是涉及一个问题赖以产生的既定过去；而且在这个既定过去中，我们发现了问题的轮廓和进行假设所要面对的检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既定过去本身，在以后也许会受到怀疑，面对进一步的讨论，但既定过去可能会遭到怀疑这一点对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影响。这实际上等于说历史学家的思考过程并没有对所有可能的过去都进行怀疑。如果历史学家要对所有的过去都进行怀疑，那么惟一的办法就是要求对所有已经过去的过去都作出说明，并且将这些说明纳入最新提出的陈述之中。而任何一个已经过去的过去，就其是被重构而成的这一点而言，它就有可能被指出是不正确的。而在我们的方法中，暗含了这样一个意思：即使在无限的未来，我们所提出的陈述也许会填补所有的空白，改正所有的错误，但我们现在所提出的陈述，看起来仍是个有限的陈述。但既然我们是在做校正工作，那么就意味着有正确的说明可言；